



穿上旗袍的海派莎剧

Discussion on Drama <Taming of the Shrew>

评话剧《驯悍记》

□黎力

凡是国人排演的莎翁作品，不论喜剧悲剧或是正剧，总让我在进剧场之前就惴惴不安，唯恐经典传世之作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不伦不类。这次《驯悍记》正式公演的前夜，我充当了一次话剧艺术中心的“笑点测试员”，看看这出男人与女人之间永久的战争在上海到底怎样发生？也许只有笑声和掌声能证明，穿上旗袍的TNT式中国《驯悍记》能否获得观众的认同。

坐在冷气飕飕的剧场里，戏过二十分钟，观众们还沉浸在醉汉梦中上世纪三十年代“夜上海”的灯红酒绿中，暂时无法与英伦岛国的古老家庭主题联系起来，尤其是长腿旗袍歌女在舞台一角的吟唱，令我瞬间产生了是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剧场里的幻觉。此次演出的导演是来自英国TNT剧团的艺术总

监保罗·斯特宾，他曾经带着TNT的演员们在三十余个国家演出过《驯悍记》，但对他来说，在中国执导中国演员演出《驯悍记》却是第一次，于是这回凯瑟琳娜和皮特鲁乔便摇身一变，成了上海的白大小姐和来自南京的落魄暴躁少爷，旗袍和长褂的演绎别有一番老上海的味道。因此，“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夜上海，夜上海”、“玫瑰玫瑰我爱你”的经典旋律一直在舞台上萦绕不断，长腿旗袍歌女还时不时与钢琴小子参与到戏中，抑或成为冷眼旁观者静坐在舞台边。全剧浓厚的海派风韵自始至终弥漫整个舞台演出，尤其是在世人对都市男女关系的热点讨论大背景下，这样一出驯“悍”记似乎别有风味。

再看上下半场一个多小时都处于亢奋和激烈运动中的演员们，此

回也一反过去中国演员过分注重体验角色内心感受的表演方式，活动起自己的筋骨，开始打出“肢体剧”这张牌。不论是跋扈暴躁的白楚乔少爷，还是四处挑衅撒泼的悍妇白凯丽；不论是无奈软弱的父亲大人，还是颤颤巍巍的多情老头，在这个热闹的舞台上，一人分饰多角，反串演出，令人捧腹的细节比比皆是。

熟悉英国TNT剧团的细心观众会发现，保罗·斯特宾仍然坚持了他在TNT剧团长期坚持的以肢体动作作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导演手法，甚至在某些场景和动作设计上还直接搬用了他在导演英国TNT版《驯悍记》中的呈现方式。比如：大白布



当饭桌，三个仆人一致却愚蠢可笑的动作，纸板船马的使用，形象且夸张的动作演示……这些都统统刻上了TNT烙印的手法，并在此次中国旗袍版《驯悍记》中运用得淋漓尽致，收到了极佳的效果。看着观众席里前仰后倒的人们，中国喜剧舞台的参与者和市场的推广者应该发现，这出戏的火热上演无疑给国人排演外国经典名剧提供了一条指向成功的捷径。

近年来，随着雅克·勒考克的戏剧学校和一些国外肢体剧的引入，中国观众越来越享受肢体语言带来的视觉和心理冲击。但是，随着剧中年轻演员令人欣喜的肢体放松，同时也让人不禁产生了一些小小的担心：悍妇从撒泼到乖做小绵羊的转变，怎样才能使观众，尤其是现代女性观众不感到愤怒和困惑？仅仅是语言的服帖和动作的收敛吗？难道只能停留在插科打诨上吗？当然，穿上旗袍的TNT式《驯悍记》的尝试，让我还是看到了中国喜剧舞台的广阔市场。 ■

摄影 / 尹雪峰

